

趙雲



三國演義



名家匯評本

李贄 毛宗崗 魯迅等 評
鍾宇 輯

郭嘉

曹操



賈詡

昭烈帝

關壯繆

張世傑



跟名家一起读《三國演義》



北京圖書館出版社

三國演義

下

名家匯評本

李贄 毛宗崗 魯迅等 評
鍾宇 輯

跟名家一起讀《三國演義》

北京圖書館出版社

第六十一回 赵云截江夺阿斗 孙权遗书退老瞞

却说庞统、法正二人，劝玄德就席间杀刘璋，西川唾手可得。玄德曰：“吾初入蜀中，恩信未立，此事决不可行。”二人再三说之，玄德只是不从。【渔评】孔明正而不谄，庞统谄而不正。次日，复与刘璋宴于城中，彼此细叙衷曲，情好甚密。酒至半酣，庞统与法正商议曰：“事已至此，由不得主公了。”便教魏延登堂舞剑，乘势杀刘璋。【毛评】如范增之遣项庄。延遂拔剑进曰：“筵间无以为乐，愿舞剑为戏。”庞统便唤众武士入，列于堂下，只待魏延下手。刘璋手下诸将，见魏延舞剑筵前，又见阶下武士，手按刀靶，直视堂上，从事张任亦掣剑舞曰：“舞剑必须有对，某愿与魏将军同舞。”【毛评】如项伯之对项庄。二人对舞于筵前。【渔评】比鸿门宴更觉出名。魏延目视刘封，封亦拔剑助舞。于是刘瑁、冷苞、邓贤各掣剑出曰：“我等当群舞，以助一笑。”【毛评】鸿门宴上，舞剑只有一人，今却有无数项庄、项伯，更是奇绝。玄德大惊，急掣左右所佩之剑，立于席上曰：“吾兄弟相逢痛饮，并无疑忌。又非鸿门会上，何用舞剑？不弃剑者立斩！”刘璋亦叱曰：“兄弟相聚，何必带刀？”命侍卫者尽去佩剑。众皆纷然下堂。玄德唤诸将士上堂，以酒赐之。曰：“吾弟兄同宗骨肉，共议大事，并无二心。汝等勿疑。”诸将皆拜谢。刘璋执玄德之手而泣曰：“吾兄之恩，誓不敢忘。”二人欢饮，至晚而散。玄德归寨，责庞统曰：“公等奈何欲陷备于不义耶？今后断勿为此。”【毛评】庞统、法正之谋太急，不如玄德之缓。急则不免于忽，缓则不失为仁。统嗟叹而退。

却说刘璋归寨，刘瑁等曰：“主公见今日席上光景乎？不如早回，免生后患。”刘璋曰：“吾兄刘玄德，非比他人。”众将曰：“虽玄德无此心，他手下人皆欲吞并西川，以图富贵。”【毛评】从来帝王事业，多是手下人成之。璋曰：“汝等无间吾兄弟之情。”遂不听，日与玄德欢叙。忽报张鲁整顿兵马，将犯葭萌关，刘璋便请玄德往拒之。玄德慨然领诺，即日引本部兵望葭萌关去了。众将劝刘璋令大将紧守各处关隘，以防玄德兵变。【毛评】为后文取涪关张本。璋初时不从，后因众人苦劝，乃令白水都督杨怀、高沛二人，守把涪水关。刘璋自回成都。玄德到葭萌

取川者，玄德之心也。然乘刘璋之来迎而袭杀之，以夺其地，不足以服西川之人心，此玄德之所不欲为也。庞统以此劝之；劝之不从，而欲自行之。若孔明处此，必不然矣。是以庞统之智，虽不亚于孔明；而用谄而不失其正，行权而不诡于道，则孔明又在庞统之上欤？（毛宗岗：《〈三国演义〉回评》）

庞统之计三：一曰取成都，二曰取涪关，三曰回荆州。夫回荆州则是无策矣，不可谓之下策也。统之意，本以袭杀刘璋于初迎之时为上计，而自葭萌取成都为中计，自葭萌取涪关为下计。玄德之从其中，犹是从其下耳。然杀刘璋而急取之，则人心不附，而抚之也难。不杀刘璋而缓取之，则人心可服，而享之也固。是取乎其下者，乃其所以为上欤？（毛宗岗：《〈三国演义〉回评》）

孙夫人在荆，刘备得以孙权之母牵制孙权；若使阿斗入吴，孙权又将以刘备之子牵制刘备矣。英明如夫人，岂不知东吴取阿斗之意，而乃欲携之以归耶？国太病而取夫人，似也；其取阿斗则非国太之意可知也。取阿斗非国太之意，则取夫人亦未必为国太之意可知也，而夫人曾不察焉。然则从前而观，不愧为女丈夫；由后而观，依然女子之见耳。（毛宗岗：《〈三国演义〉回评》）

关，严禁军士，广施恩惠，以收民心。【毛评】玄德不欲遽杀刘璋，亦为收民心故耳。先收民心，而后取西川，此是玄德主意。

早有细作报入东吴，吴侯孙权会文武商议。顾雍进曰：“刘备分兵远涉，出险而去，未易往还。何不差一军，先截川口，断其归路，后尽起东吴之兵，一鼓而下荆襄？此不可失之机会也。”【毛评】此计但说得好听，须知荆州有孔明、关、张、赵云守之，未易得取也。权曰：“此计大妙！”正商议间，忽屏风后一人大喝而出曰：“进此计者可斩之！欲害吾女之命耶？”【渔评】又屏风后有人，何三国屏风后人之多。众惊视之，乃吴国太也。国太怒曰：“吾一生惟有一女，嫁与刘备。今若动兵，吾女性命如何！”【毛评】前为孙夫人不欲杀玄德，今又为孙夫人不欲取荆州。因叱孙权曰：“汝掌父兄之业，坐领八十一州，尚自不足，乃顾小利而不念骨肉！”孙权喏喏连声，答曰：“老母之训，岂敢有违。”遂叱退众官。国太恨恨而入。孙权立于轩下，自思：“此机会一失，荆襄何日可得？”【毛评】孙权此时还当埋怨周郎。正沉吟间，只见张昭入问曰：“主公有何忧疑？”孙权曰：“正思适间之事。”张昭曰：“此极易也：今差心腹将一人，只带五百军，潜入荆州，下一封密书与郡主，只说国太病危，欲见亲女，【毛评】若国太听得咒他，又当着恼。取郡主星夜回东吴。玄德平生只有一子，就教带来，那时玄德定把荆州来换阿斗。【毛评】前日折了一个夫人，今日却要赢他一个公子。如其不然，一任动兵，更有何碍？”权曰：“此计大妙！吾有一人，姓周，名善，最有胆量。自幼穿房入户，多随吾兄。今可差他去。”昭曰：“切勿漏泄。只此便令起行。”于是密遣周善，将五百人，扮为商人，分作五船。更诈修国书，以备盘诘，船内暗藏兵器。周善领命，取荆州水路而来。

船泊江边，善自入荆州，令门吏报孙夫人。夫人命周善入。善呈上密书。夫人见说国太病危，洒泪动问。周善拜诉曰：“国太好生病重，旦夕只是思念夫人。倘去得迟，恐不能相见。就教夫人带阿斗去见一面。”【毛评】阿斗不是孙夫人养的，既非国太亲外孙，如何要见？只此便可知其撒谎。夫人曰：“皇叔引兵远出，我今欲回，须使人知会军师，方可以行。”周善曰：“若军师回言道：须报知皇叔，候了回命，方可下船。如之奈何？”夫人曰：“若不辞而去，恐有阻当。”周善曰：“大江之中，已准备下船只，只今便请夫人上车出城。”孙夫人听知母病危急，如何不慌？便将七岁孩子阿斗载在车中；随行带三十余人，各跨刀剑，上马离荆州城，便来江边上船。府中人欲报时，孙夫人已到沙头镇，下在船中了。

周善方欲开船，只听得岸上有人大叫：“且休开船，容与夫人钱

行!”视之,乃赵云也。【毛评】来得突兀。原来赵云巡哨方回,听得这个消息,吃了一惊,只带四五骑,旋风般沿江赶来。周善手执长戈,大喝曰:“汝何人,敢当主母!”叱令军士一齐开船,各将军器出来,摆列在船上。风顺水急,船皆随流而去。赵云沿江赶叫:“任从夫人去,只有一句话拜禀。”周善不睬,只催船速进。赵云沿江赶到十余里,忽见江滩斜缆一只渔船在那里。赵云弃马执枪,跳上渔船,只两人驾船前来,望着夫人所坐大船追赶。周善教军士放箭。赵云以枪拨之,箭皆纷纷落水。离大船悬隔丈余,吴兵用枪乱刺。赵云弃枪在小船上,掣所佩青釭剑在手,分开枪棚,望吴船涌身一跳,早登大船。【毛评】此一跃之功,抵得长坂坡十战。吴兵尽皆惊倒。

赵云入舱中,见夫人抱阿斗于怀中,喝赵云曰:“何故无礼!”云插剑声喏曰:“主母欲何往?何故不令军师知会?”夫人曰:“我母亲病在危笃,无暇报知。”云曰:“主母探病,何故带小主人去?”夫人曰:“阿斗是吾子,留在荆州无人看觑。”云曰:“主母差矣。主人一生,只有这点骨血。小将在当阳长坂坡百万军中救出,今日夫人却欲抱将去,是何道理?”【毛评】有得他说,说得嘴响。夫人怒曰:“量汝只是帐下一武夫,安敢管我家事!”云曰:“夫人要去便去,只留下小主人。”夫人喝曰:“汝半路辄入船中,必有反意!”云曰:“若不留下小主人,纵然万死,亦不敢放夫人去!”夫人喝侍婢向前揪拌,【毛评】子龙前番救阿斗,是杀着男将;今番夺阿斗,却撞着女兵。被赵云推倒,就怀中夺了阿斗,抱出船头上。【毛评】何等爽快。欲要傍岸,又无帮手;欲要行凶,又恐碍于道理,进退不得。夫人喝侍婢夺阿斗,赵云一手抱定阿斗,一手仗剑,人不敢近。周善在后梢挟住舵,只顾放船下水。风顺水急,望中流而去。赵云孤掌难鸣,只护得阿斗,安能移舟傍岸。

正在危急,忽见下流头港内,一字儿排出十余只船来,船上磨旗擂鼓。赵云自思:“今番中了东吴之计!”只见当头船上一员大将,手执长矛,高声大叫:“嫂嫂留下侄儿去!”【毛评】先闻其声。原来张飞巡哨,听得这个消息,急来油江夹口,正撞着吴船,急忙截住。当下张飞提剑跳上吴船。周善见张飞上船,提刀来迎,被张飞手起一剑砍倒,提头掷于孙夫人前。【毛评】一颗人头,权当叔叔饯行之礼。夫人大惊曰:“叔叔何故无礼?”张飞曰:“嫂嫂不以俺哥哥为重,私自归家,这便无礼。”夫人曰:“吾母病重,甚是危急,若等你哥哥回报,须误了我事。若你不放我回去,我情愿投江而死!”张飞与赵云商议:“若逼死夫人,非为臣下之道,只护着阿斗过船去罢。”乃谓夫人曰:“俺哥哥大汉皇叔,也不辱没嫂嫂。今日相别,若思哥哥恩义,早早回来。”说罢抱了阿斗,自与赵云

子龙救阿斗,前后计两次。一则救之长坂坡军中,一则夺之孙夫人怀中,虽形势不同,然其出生入死,躬冒危险则一也。(武樗癭:《三国剧论?论子龙救主》)

英雄一生出色惊人之事,不可多得,得其一,便可传为美谈。今偏不止一番,却有两番,则子龙之截江夺阿斗是也。美云长者,但称其单刀赴会,而不知已有油江赴会一事以为之前焉。美子龙者,但称其长坂救主,而不知又有截江夺主一事以为之后焉。尝历观前史,求其出色惊人者,或代止有其一人,人止有其一事,孰有应接不暇如《三国》者乎?然则既读《三国》,虽有休书,不敢请矣。(毛宗岗:《〈三国演义〉回评》)

余尝论截江之役,其危险尤甚于当阳之战。何则?……若截江之役,则身在舟中,英雄无用武之地,周善率领五百兵士,并不必与子龙重逢交垒,惟软困之,使无奋勇登岸之隙;一面乘风破浪,千里江陵,瞬息直下,一入吴境,子龙束手成擒也。(武樗楼:《三国剧论?论子龙救主》)

孙权之所以与曹操结下了如此的不解冤仇,诚然也是为了自己的地盘与生命,却的确可以把它记在刘备的账上。倘若不是在建安十三年为了救刘备而叫曹操在赤壁乌林丢了脸,曹操也不至于如此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对他大举讨伐,欲得他而甘心。(黎东方:《细说三国》)

回船,放孙夫人五只船去了。后人诗赞子龙曰:

昔年救主在当阳,今日飞身向大江。

船上吴兵皆胆裂,子龙英勇世无双!

又有诗赞翼德曰:

长坂桥边怒气腾,一声虎啸退曹兵。

今朝江上扶危主,青史应传万载名。

二人欢喜回船。行不数里,孔明引大队船只接来。见阿斗已夺回,大喜。三人并马而归。孔明自申文书往葭萌关,报知玄德。

却说孙夫人回吴,具说张飞、赵云杀了周善,截江夺了阿斗。孙权大怒曰:“今吾妹已归,与彼不亲。杀周善之仇,如何不报!”唤集文武,商议起军攻取荆州。正商议调兵,忽报曹操起军四十万,来报赤壁之仇。【毛评】曹操起兵,不向曹操一边叙来,却在孙权一边听得,又省笔之法。孙权大惊,且按下荆州,商议拒敌曹操。人报长史张纮辞疾回家,今已病故,有哀书上呈。权拆视之,书中劝孙权迁居秣陵,言秣陵山川有帝王之气,可速迁于此,以为万世之业。【毛评】为后文称帝张本。孙权览书大哭,谓众官曰:“张子纲劝吾迁居秣陵,吾如何不从!”即命迁治建业,筑石头城。吕蒙进曰:“曹操兵来,可于濡须水口筑坞以拒之。”诸将皆曰:“上岸击贼,跣足入船,何用筑城?”蒙曰:“兵有利钝,战无必胜。如猝然遇敌,步骑相促,人尚不暇及水,何能入船乎?”【毛评】能守而后能战,有备而后无患,吕蒙可谓善计。权曰:“‘人无远虑,必有近忧’,子明之见甚远。”便差军数万筑濡须坞。晓夜并工,刻期告竣。

却说曹操在许都,威福日甚。长史董昭进曰:“自古以来,人臣未有如丞相之功者,虽周公、吕望,莫可及也。栉风沐雨三十余年,扫荡群凶,与百姓除害,使汉室复存,岂可与诸臣宰同列乎?合受魏公之位,加九锡以彰功德。”【渔评】夺阿斗,为西川四十余年之根;迁秣陵应为王气,为孙氏僭号之由;称魏公、加九锡,为曹氏僭号之本,以三大关目为半部中关键。你道那九锡?一,车马。二,衣服。三,乐悬。四,朱户。五,纳陛。六,虎贲。七,铁钺。八,弓矢。九,秬鬯圭瓚。

侍中荀彧曰:“不可。丞相本兴义兵,匡扶汉室,当秉忠贞之志,守谦退之节。君子爱人以德,不宜如此。”曹操闻言,勃然变色。董昭曰:“岂可以一人而阻众望?”遂上表请尊操为魏公,加九锡。荀彧叹曰:“吾不想今日见此事!”操闻,深恨之,以为不助己也。建安十七年冬十月,曹操兴兵下江南,就命荀彧同行。彧已知操有杀己之心,托病止于寿春。忽曹操使人送饮食一盒至,盒上有操亲笔封记。开盒视之,并无一物。【渔评】无物者,绝食之意。彧会其意,遂服毒而亡。年五十

岁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文若才华天下闻，可怜失足在权门。

后人休把留侯比，临没无颜见汉君。

其子荀恽，发哀书报曹操。操甚懊悔，命厚葬之，谥曰敬侯。

且说曹操大军至濡须，先差曹洪领三万铁甲马军，哨至江边。回报云：“遥望沿江一带，旗幡无数，不知兵聚何处。”【毛评】方见藏兵在坞之妙。操放心不下，自领兵前进，就濡须口排开军阵。操领百余人，上山坡遥望战船，各分队伍，依次摆列，旗分五色，兵器鲜明。当中大船上青罗伞下，坐着孙权，左右文武侍立两边。操以鞭指曰：“生子当如孙仲谋！若刘景升儿子，豚犬耳！”【毛评】刘琮降操而操薄之，孙权拒操而操嘉之。奸雄赏鉴，亦自不凡。忽一声响动，南船一齐飞奔过来。濡须坞内又一军出，冲动曹兵。曹操军马退后便走，止喝不住。忽有千百骑赶到山边，为首马上一人，碧眼紫髯，众人认得正是孙权。权自引一队马军来击曹操。操大惊，急回马时，东吴大将韩当、周泰，两骑马直冲将上来。操背后许褚纵马舞刀，敌住二将，曹操得脱归寨。许褚与二将战三十合方回。操回寨，重赏许褚，责骂众将：“临敌先退，挫吾锐气！后若如此，尽皆斩首！”是夜二更时分，忽寨外喊声大震。操急上马，见四下里火起，【渔评】岂又赤壁之火耶？却被吴兵劫入大寨。杀至天明，曹兵退五十余里下寨。【毛评】操军再败。操心中郁闷，闲看兵书。程昱曰：“丞相既知兵法，岂不知兵贵神速乎？丞相起兵，迁延日久，故孙权得以准备，夹濡须水口为坞，难于攻击。不若且退兵还许都，别作良图。”操不应。【毛评】不应便有退心。程昱出。

操伏几而卧，忽闻潮声汹涌，如万马争奔之状。操急视之，见大江中推出一轮红日，光华射目；仰望天上，又有两轮太阳对照。【毛评】日而有三，正应鼎足之象。忽见江心那轮红日，直飞起来，坠于寨前山中，其声如雷。猛然惊觉，原来在帐中做了一梦。帐前军报道午时。曹操教备马，引五十余骑，径奔出寨，至梦中所见落日山边。正看之间，忽见一簇人马，当先一人金盔金甲。操视之，乃孙权也。权见操至，也不慌忙，在山上勒住马，以鞭指操曰：“丞相坐镇中原，富贵已极，何故贪心不足，又来侵我江南？”操答曰：“汝为臣下，不尊王室。吾奉天子诏，特来讨汝！”孙权笑曰：“此言岂不羞乎？天下岂不知你挟天子令诸侯？吾非不尊汉朝，正欲讨汝以正国家耳！”【毛评】孙权题目，亦自正大。操大怒，叱诸将上山捉孙权。忽一声鼓响，山背后两彪军出：右边韩当、周泰，左边陈武、潘璋。四员将带三千弓弩手乱射，矢如雨发。操急引众将回走。背后四将赶来甚急。赶到半路，许褚引众虎卫军敌住，救

荀彧之死，或以杀身成仁美之者，非也。初之劝操取兖州，则比之于高、光；继之劝操战官渡，则比之于楚、汉。凡其设策定计，无非助操僭逆之谋。杜牧讥其教盗穴墙发拒者，诚为至论矣。既以盗贼之事教之，后乃忽以君子之论谏之，何其前后之相谬耶？盖彧之失在从操之初，而欲盖之以晚节，毋乃为识者所笑？（毛宗岗：《〈三国演义〉回评》）

父兄创业以贻子弟固难，子弟能承父兄之业尤难。当曹操讨董卓之时，与孙坚并列，权特操之后辈耳。操之言曰：“生子当如孙仲谋。”隐然以前辈自居，而以后辈目权也。然袁术以年少轻孙策，而曹操正以年少重孙权，此老奸识英雄之眼，又非他人可及。（毛宗岗：《〈三国演义〉回评》）

孙权之击合肥，宋谦死焉，太史慈又死焉。至于濡须而独能屡胜，何也？盖东吴之兵长于自守，而短于攻取。合肥攻取之兵也，濡须则自守之兵也。以攻取，则一城不能拔；以自守，虽四十万之众可以却之。其亦长短之劫有异乎？（毛宗岗：《〈三国演义〉回评》）

前回与后回，皆叙玄德入川之事，而此回忽然放下西川更叙荆州，放下荆州更叙孙权，复因孙权夹叙曹操。盖阿斗为西川四十余年之帝，则取西川为刘氏大关目，夺阿斗亦刘氏大关目也。至于迁秣陵，应王气，为孙氏僭号之由；称魏公，加九锡，为曹氏僭号之本。而曹操梦日，孙权致书，互相畏忌，又鼎足三分一大关目也。以此三大关目，为此书半部中之眼。又妙在西川与荆州分作两边写，曹操与孙权合在一处写，叙事用笔之精，直与腐史不相上下。（毛宗岗：《〈三国演义〉回评》）

回曹操。【毛评】操军三败。吴兵齐奏凯歌，回濡须去了。操还营自思：孙权非等闲人物，红日之应，久后必为帝王。【毛评】正与秣陵王气相应。于是心中有退兵之意。又恐东吴耻笑，进退未决。两边又相拒了月余，战了数场，互相胜负。【毛评】省却无数笔墨。直至来年正月，春雨连绵，水港皆满，军士多在泥水之中，困苦异常。操心甚忧。当日正在寨中，与众谋士商议。或劝操收兵，或云目今春暖，正好相持，不可退归。操犹豫未定。忽报东吴有使赍书到，操启视之，书略曰：

孤与丞相，彼此皆汉朝臣宰。丞相不思报国安民，乃妄动干戈，残虐生灵，岂仁人之所为哉！即日春水方生，公当速去。如其不然，复有赤壁之祸矣。公宜自思焉。

书背后又批两行云：“足下不死，孤不得安。”【渔评】操以为权为英雄，权亦为操为英雄，二人可谓知己。

曹操看毕，大笑曰：“孙仲谋不我欺也。”【毛评】操畏权，权亦畏操。若云不畏，便是欺人之语。重赏来使。遂下令班师，命庐江太守朱光镇守皖城，自引大军回许昌。孙权亦收军回秣陵。【渔评】操已去，权不追，真大量仁人。权与众将商议：“曹操虽然北去，刘备尚在葭萌关未还，何不引拒曹操之兵，以取荆州？”张昭献计曰：“且未可动兵。某有一计，使刘备不能再还荆州。”正是：孟德雄兵方退北，仲谋壮志又图南。

不知张昭说出甚计来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六十二回 取涪关杨高授首 攻雒城黄魏争功

却说张昭献计曰：“且休要动兵。若一兴师，曹操必复至。不如修书二封：一封与刘璋，言刘备结连东吴，共取西川，使刘璋心疑而攻刘备；一封与张鲁，教进兵向荆州来。着刘备首尾不能救应。我然后起兵取之，事可谐矣。”权从之，即发使二处去谕。

且说玄德在葭萌关日久，甚得民心。忽接得孔明文书，知孙夫人已回东吴。又闻曹操兴兵犯濡须，乃与庞统议曰：“曹操击孙权，操胜必将取荆州，权胜亦必取荆州矣。为之奈何？”庞统曰：“主公勿忧。有孔明在彼，料想东吴不敢犯荆州。主公可驰书去刘璋处，只推‘曹操攻击孙权，权求救于荆州。吾与孙权唇齿之邦，不容不相援。张鲁自守之贼，决不敢来犯界。吾今欲勒兵回荆州，与孙权会同破曹操。’【毛评】孙权之书，以刘备结东吴为名；玄德之书，又以东吴求刘备为说。大家借题，互相欺诳，正是一对空头。奈兵少粮缺。望推同宗之谊，速发精兵三四万，行粮十万斛相助。请勿有误。’若得军马钱粮，却另作商议。”

玄德从之，遣人往成都，来到关前。杨怀、高沛闻知此事，遂教高沛守关，杨怀同使者入成都，见刘璋呈上书信。刘璋看毕，问杨怀：为何亦同来。杨怀曰：“专为此书而来。刘备自从入川，广布恩德，以收民心，其意甚是不善。今求军马钱粮，切不可与。如若相助，是把薪助火也。”刘璋曰：“吾与玄德有兄弟之情，岂可不助？”一人出曰：“刘备枭雄，久留于蜀而不遣，是纵虎入室矣。今更助之以军马钱粮，何异与虎添翼乎？”众视其人，乃零陵烝阳人，姓刘名巴，字子初。刘璋闻刘巴之言，犹豫未决。黄权又复苦谏。璋乃量拨老弱军四千，米一万斛，发书遣使报玄德。【渔评】刘璋亦转念了。仍令杨怀、高沛紧守关隘。

刘璋使者到葭萌关见玄德，呈上回书。玄德大怒曰：“吾为汝御敌，费力劳心。汝今积财吝赏，何以使士卒效命乎？”遂扯毁回书，大骂而起。【毛评】正欲寻闹，得出一书，便好翻转面皮。使者逃回成都。庞统曰：“主公只以仁义为重，今日毁书发怒，前情尽弃矣！”玄德曰：“如此当若何？”庞统曰：“某有三条计策，请主公自择而行。”玄德问：“那三条计？”统曰：“只今便选精兵，昼夜兼道径袭成都，此为上计。【毛评】

读前回而见孙与刘之相离，读此回而见备与璋之相恶。一取妹而一夺子，孙、刘之所以离也；一吝粮而一毁书，璋、备之所以恶也。然孙、刘之离者，可以复合；而璋、备之恶者，不可以复合。何也？璋既迎备，则已有不能更拒之势，招之来而又欲麾之去，则首鼠两端，而衅必起矣；备既入川，则已有不能不取之势，入其境而不忍取其地，则进退维谷，而祸及身矣。总之，召虎易而遣虎难，入险易而出险难耳。（毛宗岗：《〈三国演义〉回评》）

张松确是误了大事。张松不应该写那么一封不必要的信(有话,尤其是像这样重要的话,应该走到葭萌去当面向刘备讲,怎么可以写信?写了信则一定是委托他人代送,那末,虽不被哥哥张肃发现,也可能被代送此信的人出卖。(黎东方:《细说三国》))

观于张肃、张松,而有慨于兄弟之间也。一则卖主求荣,而不告其兄;一则惧祸及己,而不顾其弟。在同胞之兄弟且然,而况备与璋之以同宗通谱者耶?读书至此,为之三叹。(毛宗岗:《〈三国演义〉回评》)

若就席间杀刘璋,则此又其中计矣。杨怀、高沛乃蜀中名将,各仗强兵拒守关隘。今主公佯以回荆州为名,二将闻知必来相送,就送行处擒而杀之。夺了关隘,先取涪城,然后却向成都,此中计也。【毛评】此中计,凤雏已为下计矣。退还白帝,连夜回荆州,徐图进取,此为下计。【毛评】若弃葭萌而归,此玄德所必不愿也。庞统特以此句激之,欲其行上二计耳。若沉吟不去,将至大困,不可救矣。”【毛评】又逼一句,然实是确话。玄德曰:“军师上计太促,下计太缓,中计不迟不疾,可以行之。”

于是发书致刘璋,只说:“曹操令部将乐进引兵至青泥镇,众将抵敌不住,吾当亲往拒之,不及面会,特书相辞。”书至成都,张松听得说刘玄德欲回荆州,只道是真心。【毛评】玄德此时不曾知会得张松。乃修书一封,欲令人送与玄德。却值亲兄广汉太守张肃到,松急藏书于袖中,与肃相陪说话。肃见松神情恍惚,心中疑惑。松取酒与肃共饮,献酬之间,忽落此书于地,被肃从人拾得。席散后,从人以书呈肃,肃开视之。书略曰:

松昨进言于皇叔,并无虚谬,何乃迟迟不发?逆取顺守,古人所贵。今大事已在掌握之中,何故欲弃此而回荆州乎?使松闻之,如有所失。书呈到日,疾速进兵。松当为内应,万勿自误。

张肃见了,大惊曰:“吾弟作灭门之事,不可不首。”连夜将书见刘璋,具言弟张松与刘备同谋,欲献西川。刘璋大怒曰:“吾平日未尝薄待他,何故欲谋反!”【毛评】一向尚在梦中。遂下令捉张松全家,尽斩于市。后人诗叹曰:

一览无遗世所稀,谁知书信泄天机。

未观玄德兴王业,先向成都血染衣。

刘璋既斩张松,聚集文武商议曰:“刘备欲夺吾基业,当如之何?”黄权曰:“事不宜迟。即便差人告报各处关隘,添兵把守,不许放荆州一人一骑入关。”璋从其言,星夜驰檄各关去讫。【毛评】若依庞统上计,则各关未必费力。

却说玄德提兵回涪城,先令人报上涪水关,请杨怀、高沛出关相别。杨、高二将闻报,商议曰:“玄德此回若何?”高沛曰:“玄德合死。我等各藏利刃在身,就送行处刺之,以绝吾主之患。”【毛评】庞统正欲于送行时杀二将,二将亦欲于送行时刺玄德,但二将知己不知彼耳。杨怀曰:“此计大妙。”二人只带随行二百人,出关送行,其余并留在关上。玄德大军尽发,前至涪水之上。庞统在马上谓玄德曰:“杨怀、高沛若欣然而来,可提防之。若彼不来,便起兵径取其关,不可迟缓。”正说间,忽起一阵旋风,把马前“帅”字旗吹倒。玄德问庞统曰:“此何兆也?”统

曰：“此警报也，杨怀、高沛二人必有行刺之意。宜善防之。”玄德乃身披重铠，自佩宝剑防备。人报杨、高二将前来送行，玄德令军马歇定。庞统分付魏延、黄忠：“但关上来的军士，不问多少，马步军兵，一个也休放回。”【毛评】为下文赚关之用。二将得令而去。

却说杨怀、高沛二人身边各藏利刃，带二百军兵，牵羊送酒，直至军前。见并无准备，心中暗喜，以为中计。入至帐下，见玄德正与庞统坐于帐中。二将声喏曰：“闻皇叔远回，特具薄礼相送。”遂进酒劝玄德。玄德曰：“二将军守关不易，当先饮此杯。”【毛评】玄德不肯自饮，教他先饮，是玄德谨慎提防处。二将饮酒毕，玄德曰：“吾有密事，与二将军商议，闲人退避。”遂将带来二百人，尽赶出中军。玄德叱曰：“左右与吾捉下二贼！”帐后刘封、关平应声而出。杨、高二人急待争斗，刘封、关平各捉住一人。玄德喝曰：“吾与汝主是同宗兄弟，汝二人何故同谋，离间亲情！”庞统叱左右搜其身畔，果然各搜出利刃一口。统便喝斩二人。玄德还犹未决。统曰：“二人本意欲杀吾主，罪不容诛！”遂叱刀斧手斩杨怀、高沛于帐前。黄忠、魏延早将二百从人，先自捉下，不曾走了一个。玄德唤人，各赐酒压惊。【毛评】善买人心。玄德曰：“杨怀、高沛离间吾兄弟，又藏利刃行刺，故行诛戮，【渔评】只说别人，不说自己，今人惯如此。尔等无罪，不必惊疑。”【赞评】英雄。众各拜谢。

庞统曰：“吾今即用汝等引路，带吾军取关，各有重赏。”【毛评】不欲走透一人，正为此耳。众皆应允。是夜二百人先行，大军随后。前军至关下叫曰：“二将军有急事回，可速开关。”城上听得是自家军，实时开关。大军一拥而入，兵不血刃，得了涪关。【毛评】只杀得两人，甚不费力。蜀兵皆降。玄德各加重赏，随即分兵前后守把。次日劳军，设宴于公厅。玄德酒酣，顾庞统曰：“今日之会，可为乐乎？”【毛评】未免露出真情。○玄德在刘表席间醉后失言，于此复见。庞统曰：“伐人之国而以为乐，非仁者之兵也。”【赞评】老虎大通。玄德曰：“吾闻昔日武王伐纣，作乐象功，此亦非仁者之兵欤？”【毛评】以纣比刘璋，亦拟之非其伦，确是醉话。汝言何不合道理？可速退。”庞统大笑而起。【毛评】亦有醉意。左右亦扶玄德入后堂。睡至半夜，酒醒，左右以逐庞统之言告知玄德，玄德大悔。次早，穿衣升堂，请庞统谢罪曰：“昨日酒醉，言语触犯，幸勿挂怀。”庞统谈笑自若。玄德曰：“昨日之言，惟吾有失。”庞统曰：“君臣俱失，何独主公？”【毛评】一语冰释，庞统亦妙。玄德亦大笑，其乐如初。

却说刘璋闻玄德杀了杨、高二将，袭了涪水关，大惊曰：“不料今日果有此事。”【渔评】一向做梦。遂聚文武，问退兵之策。【渔评】玄德与刘

刘璋暗弱，即使不迎刘备，亦未必常能守成；益州不为备有，亦必为曹操所取耳。但张松法正并为璋臣，璋可辅则辅之，不可辅则去之；必卖主而求荣，殊非人臣之道，松之受诛宜也！（蔡东藩：《后汉演义》）

卧龙妙矣，凤雏亦通。今取涪城，果谈笑而得之，此凤雏第一功也。黄、魏相持，正是渔翁之利，然此日玄德堪鹬蚌魏、黄。（李贽：《李卓吾先生批评〈三国志〉》）

有以闲笔为伏笔者：正当干戈争斗之时，忽有一紫虚上人，如古木寒鸦，苍岩怪石，此极忙中之闲笔也。乃涪关之役，庞统未死，孔明未来，而紫虚早有“一凤坠地，一龙升天”之，则已为后文伏笔也。与云长在镇国寺中见普净和尚，玄德在南漳庄上见水镜先生一样笔墨。（毛宗岗：《〈三国演义〉回评》）

璋具有骑虎之势：在刘璋，则召虎易而遣虎难；在刘备，则入险易而出险难也。黄权曰：“可连夜遣兵屯雒县，塞住咽喉之路。刘备虽有精兵猛将，不能过也。”璋遂令刘琰、冷苞、张任、邓贤点五万大军，星夜往守雒县，以拒刘备。四将行兵之次，刘琰曰：“吾闻锦屏山中有一异人，道号紫虚上人，知人生死贵贱。吾辈今日行军，正从锦屏山过，何不试往问之？”张任曰：“大丈夫行兵拒敌，岂可问于山野之人乎？”【毛评】是大丈夫语。琰曰：“不然。圣人云：至诚之道，可以前知。吾等问于高明之人，当趋吉避凶。”【渔评】凡事节可趋避，行兵一事不可问趋避。于是四人引五六十骑至山下，问径樵夫。樵夫指高山绝顶上，便是上人所居。四人上山至庵前，见一道童出迎。问了姓名，引入庵中。只见紫虚上人坐于蒲墩之上。四人下拜，求问前程之事。紫虚上人曰：“贫道乃山野废人，岂知休咎？”刘琰再三拜问。紫虚遂命道童取纸笔，写下八句言语，付与刘琰。其文曰：

左龙右凤，飞入西川。雏凤坠地，卧龙升天。一得一失，天数当然。见机而作，勿丧九泉。

刘琰又问曰：“我四人气数如何？”紫虚上人曰：“定数难逃，何必再问！”琰又请问时，上人眉垂目合，恰似睡着的一般，并不答应。四人下山。刘琰曰：“仙人之言，不可不信。”张任曰：“此狂叟也，听之何益。”遂上马前行。既至雒县，分调人马，守把各处隘口。刘琰曰：“雒城乃成都之保障，失此则成都难保。吾四人公议，着二人守城，二人去雒县前面，依山傍险，扎下两个寨子，勿使敌兵临城。”冷苞、邓贤曰：“某愿往结寨。”刘琰大喜，分兵二万，与冷、邓二人，离城六十里下寨。刘琰、张任守护雒城。

却说玄德既得涪水关，与庞统商议进取雒城。人报刘璋拨四将前来，即日冷苞、邓贤领二万军离城六十里，扎下两个大寨。玄德聚众将问曰：“谁敢建头功，去取二将寨栅？”老将黄忠应声出曰：“老夫愿往。”【毛评】写黄忠不异廉颇、马援。玄德曰：“老将军率本部人马，前至雒城。如取得冷苞、邓贤营寨，必有重赏。”黄忠大喜，即领本部兵马，谢了要行。【毛评】矍铄哉是翁。忽帐下一人出曰：“老将军年纪高大，如何去得？小将不才，愿往。”玄德视之，乃是魏延。黄忠曰：“我已领下将令，你如何敢搀越？”魏延曰：“老者不以筋骨为能。吾闻冷苞、邓贤乃蜀中名将，血气方刚，恐老将军近他不得，岂不误了主公大事？”【毛评】魏延激恼黄忠，则黄忠之成功愈必。因此愿相替，本是好意。”黄忠大怒曰：“汝说吾老，敢与我比试武艺么？”魏延曰：“就主公之前，当面比试。赢得的便去，何如？”黄忠遂趋步下阶，便叫小校将刀过来。玄德

急止之曰：“不可！吾今提兵取川，全仗汝二人之力。今两虎相斗，必有一伤，须误了我大事。吾与你二人劝解，休得争论。”庞统曰：“汝二人不必相争。即令冷苞、邓贤下了两个营寨。今汝二人自领本部军马，各打一寨。如先夺得者，便为头功。”于是分定黄忠打冷苞寨，魏延打邓贤寨。二人各领命去了。庞统曰：“此二人去，恐于路上相争，主公可自引军为后应。”【毛评】预知魏延必争黄忠之功。玄德留庞统守城，自与刘封、关平引五千军随后进发。

却说黄忠归寨，传令来日四更造饭，五更结束，平明进兵，取左边山谷而进。魏延却暗使人探听黄忠甚时起兵，探事人回报：“来日四更造饭，五更起兵。”魏延暗喜，分付众军士二更造饭，三更起兵，平明要到邓贤寨边。【毛评】厮杀时叙不得齿。写魏延贪功，亦甚壮勇。军士得令，都饱餐一顿，马摘铃，人衔枚，卷旗束甲，暗地去劫寨。三更前后，离寨前进。到半路，魏延马上寻思：“只去打邓贤寨，不显能处。不如先去打冷苞寨，却将得胜兵打邓贤寨，两处功劳都是我的。”就马上传令，教军士都投左边山路里去。【赞评】英雄，英雄！不可以成败论之。天色微明，离冷苞寨不远，教军士少歇，排棚金鼓旗幡、枪刀器械。

早有伏路小军飞报入寨，冷苞已有准备了。【渔评】只道夜眠清早起，谁知又有早行人。一声炮响，三军上马杀将出来。魏延纵马提刀，与冷苞接战。二将交马，战到三十合，川兵分两路来袭汉军。汉军走了半夜，人马力乏，抵当不住，退后便走。魏延听得背后阵脚乱，撇了冷苞，拨马回走。川兵随后赶来，汉军大败。【毛评】正为争功失功。走不到五里，山背后鼓声震地，邓贤引一彪军从山谷里截出来，大叫：“魏延快下马受降！”魏延策马飞奔，那马忽失前蹄，双足跪地，将魏延掀将下来。邓贤马奔到，挺枪来刺魏延。枪未到处，弓弦响，邓贤倒撞下马。后面冷苞方欲来救，一员大将，从山坡上跃马而来，厉声大叫：“老将黄忠在此！”【毛评】先闻其弓，后见其人，为得声势。【赞评】毕竟是老将。舞刀直取冷苞。冷苞抵敌不住，望后便走。黄忠乘势追赶，川兵大乱。

黄忠一枝军救了魏延，【毛评】魏延在长沙城上救了黄忠，此日真堪相报。杀了邓贤，直赶到寨前。冷苞回马与黄忠再战。不到十余合，后面军马拥将上来，冷苞只得弃了左寨，引败军来投右寨。只见寨中旗帜全别，冷苞大惊。兜住马看时，当头一员大将，金甲锦袍，乃是刘玄德。左边刘封，右边关平大喝道：“寨子吾已夺下，汝欲何往？”原来玄德引兵从后接应，便乘势夺了邓贤寨子。冷苞两头无路，取山僻小径，要回雒城。行不到十里，狭路伏兵忽起，搭钩齐举，把冷苞活捉了。原来却是魏延自知罪犯，无可解释，收拾后军，令蜀兵引路，伏在这里，等

玄德初以徐州为家，而布夺之，操又夺之；继以荆州为家，而操争之，权又争之；惟至于西川，则真为玄德之家矣。然其受陶谦之让，而不受刘表之让者，怨于徐州之得而复失，故重发于刘表也；不夺同宗之荆，而独夺同宗之益者，怨于荆州之迟而滋议，故不得复重发于刘璋也。此其先后迟速之机，因时而变者然也。（毛宗岗：《〈三国演义〉回评》）

文有正笔,有奇笔。如玄德之杀杨、高,士元之取涪关,刘瓚之谒紫虚,冷苞之议决水,皆以次而及者也,正笔也。如黄忠之救魏延,玄德之入敌寨,魏之捉冷苞,法正之见彭莱,皆突如其来者也,奇笔也。正笔发月在前,奇笔推原在后;正笔极其次第,奇笔极其突兀:可谓叙事妙品。(毛宗岗:《〈三国演义〉回评》)

个正着。【赞评】到底通。用索缚了冷苞,解投玄德寨来。

却说玄德立起免死旗,但川兵倒戈卸甲者,并不许杀害,如伤者偿命。【毛评】善买人心。又谕众降兵曰:“汝川人皆有父母妻子,愿降者充军,不愿降者放回。”【毛评】放回之人,又将为未取之地布其先声耳。于是欢声震地。黄忠安下寨脚,径来见玄德,说魏延违了军令,可斩之。玄德急召魏延,魏延解冷苞至。玄德曰:“延虽有罪,此功可赎。”令魏延谢黄忠救命之恩,今后毋得相争。魏延顿首伏罪。【毛评】善于调停。玄德重赏黄忠,使人押冷苞到帐下。玄德去其缚,赐酒压惊,问曰:“汝肯降否?”冷苞曰:“既蒙免死,如何不降!刘瓚、张任与某为生死之交,若肯放某回去,当即招二人来降,就献雒城。”玄德大喜,便赐衣服、鞍马,令回雒城。【毛评】总是收川将之心。魏延曰:“此人不可放回。若脱身一去,不复来矣。”玄德曰:“吾以仁义待人,人不负我。”

却说冷苞得回雒城,见刘瓚、张任,不说捉去放回,只说:“被我杀了十余人,夺得马匹逃回。”【赞评】羞,羞,羞。刘瓚忙遣人往成都求救。刘璋听知折了邓贤,大惊,慌忙聚众商议。长子刘循进曰:“儿愿领兵前去守雒城。”璋曰:“既吾儿肯去,当遣谁人为辅?”一人出曰:“某愿往。”璋视之,乃舅氏吴懿也。璋曰:“得尊舅去最好。谁可为副将?”吴懿保吴兰、雷铜二人为副将,点二万军马,来到雒城。刘瓚、张任接着,具言前事。吴懿曰:“兵临城下,难以拒敌,汝等有何高见?”冷苞曰:“此间一带正靠涪江,江水大急,前面寨占山脚,其形最低。某乞五千人,各带锹锄前去,决涪江之水,可尽淹死刘备之兵也。”吴懿从其计,即令冷苞前往决水,吴兰、雷铜引兵接应。冷苞领命,自去准备决水器械。

却说玄德令黄忠、魏延各守一寨,自回涪城,与军师庞统商议。细作报说:“东吴孙权遣人结好东川张鲁,将欲来攻葭萌关。”玄德惊曰:“若葭萌关有失,截断后路,吾进退不得。当如何之?”庞统谓孟达曰:“公乃蜀中人,多知地理,去守葭萌关如何?”达曰:“某保一人与某同去守关,万无一失。”玄德问何人,达曰:“此人曾在荆州刘表部下为中郎将,乃南郡枝江人,姓霍,名峻,字仲邈。”玄德大喜,即时遣孟达、霍峻守葭萌关去了。【毛评】玄德此时腹背受敌,亦大危事,却只使两人去当后路,令人急欲观其后也。

庞统退归馆舍,门吏忽报:“有客特来相访。”统出迎接,见其人身长八尺,形貌甚伟,头发截短,披于颈上,衣服不甚齐整。统问曰:“先生何人也?”其人不答,径登堂仰卧床上。统甚疑之。再三请问。其人曰:“且消停,吾当与汝说知天下大事。”统闻之愈疑,命左右进酒食。

其人起而便食,并无谦逊。饮食甚多,食罢又睡。统疑惑不定,使人请法正视之,恐是细作。法正慌忙到来。统出迎接,谓正曰:“有一人如此如此。”法正曰:“莫非彭永言乎?”升阶视之。其人跃起曰:“孝直别来无恙!”正是:只为川人逢旧识,遂令涪水息洪流。

毕竟此人是谁,且看下文分解。

玄德其不用壮善于用老者乎?急于取川者,壮罔之谋也;缓于取川者,老成之算也。魏延以壮而败,黄忠以老而胜,老成则吉,壮罔则凶。为将之道固然,将将者用兵之道,何独不然?(《〈三国演义〉回评》)

第六十三回 诸葛亮痛哭庞统 张翼德义释严颜

却说法正与那人相见,各抚掌而笑。庞统问之。正曰:“此公乃广汉人,姓彭,名耒,字永言,蜀中豪杰也。因直言触忤刘璋,被璋钳为徒隶,因此短发。”统乃以宾礼待之,问耒从何而来。耒曰:“吾特来救汝数万人性命,见刘将军方可说。”【毛评】妙在不即说明,先作此惊人之语。法正忙报玄德。玄德亲自谒见,请问其故。耒曰:“将军有多少军马在前寨?”玄德实告:“有黄忠、魏延在彼。”耒曰:“为将之道,岂可不知地理乎?前寨靠涪江,若决动江水,前后以兵塞之,一人无可逃也。”【渔评】猜破冷苞计策。玄德大悟。彭耒曰:“罡星在西方,太白临于此地,当有不吉之事,切宜慎之。”【毛评】借决水一事,照下落凤坡。玄德即拜彭耒为幕宾,使人密报魏延、黄忠,教朝暮用心巡警,以防决水。黄忠、魏延商议:“二人各轮一日,如遇敌军到来,互相通报。”

却说冷苞见当夜风雨大作,引了五千军,径循江边而进,安排决江。只听得后面喊声大起,冷苞知有准备,急急回军。后面魏延引军赶来,川兵自相践踏。冷苞正奔走间,撞着魏延。交马不数合,被魏延活捉去了。【渔评】冷苞大将,如何两次轻轻被捉。前次在不提防;后次因前番失了胆,故一见魏延便自酥了。比及吴兰、雷铜来接应时,又被黄忠一军杀来。魏延解冷苞到涪关。玄德责之曰:“吾以仁义相待,放汝回去,何敢背我!今次难饶!”将冷苞推出斩之,重赏魏延。玄德设宴款待彭耒。忽报荆州诸葛亮军师特遣马良奉书至此。玄德召入问之。马良礼毕,曰:“荆州平安,不劳主公忧念。”遂呈上军师书信。玄德拆书观之,略云:

亮夜算太乙数,今年岁次癸巳,罡星在西方;又观乾象,太白临于雒城之分,主将帅身上多凶少吉。切宜谨慎。

玄德看了书,便教马良先回。玄德曰:“吾将回荆州,去论此事。”庞统暗思:“孔明怕我取了西州成了功,故意将此书相阻耳。”【毛评】此士元不及孔明处。乃对玄德曰:“统亦算太乙数,已知罡星在西,应主公合得西川,别不主凶事。统亦占天文,见太白临于雒城,先斩蜀将冷苞,已应凶兆矣。”【渔评】好解。主公不可疑心,可急进兵。”玄德见庞统

前文之决水者二:曹操之决泗水以淹下邳,决漳水以淹冀州也。后文之决水者一:关公之决湘江以淹七军是也。独此回于涪水之决,则欲决而不能决,道不果决。有前之二实,不可无此之一虚。有此之一虚,然后又有后之一实。文字有虚实相生之法,不意天然有此等妙事,以助成此等妙文。(毛宗岗:《〈三国演义〉回评》)

再三催促，乃引军前进。黄忠同魏延接入寨去。庞统问法正曰：“前至雒城，有多少路？”法正画地作图。玄德取张松所遗图本对之，并无差错。法正言：“山北有条有大路，正取雒城东门；山南有条小路，却取雒城西门。两条路俱可进兵。”庞统谓玄德曰：“统令魏延为先锋，取南小路而进；主公令黄忠作先锋，从山北大路而进，并到雒城取齐。”玄德曰：“吾自幼熟于弓马，多行小路。军师可从大路去取东门，吾取西门。”庞统曰：“大路必有军邀拦，主公引兵当之。统取小路。”玄德曰：“军师不可。吾夜梦一神人，手执铁棒击吾右臂，觉来犹自臂痛。此行莫非不佳。”【毛评】玄德以伏龙、凤雏为左右手，士元乃其右手也。庞统曰：“壮士临阵，不死带伤，理之自然也，何故以梦寐之事疑心乎？”玄德曰：“吾所疑者，孔明之书也。军师还守涪关，如何？”庞统大笑曰：“主公被孔明所惑矣。彼不欲令统独成大功，故作此言以疑主公之心。”【毛评】前只肚里寻思，今却口中说出。心疑则致梦，何凶之有？统肝脑涂地，方称本心。主公再勿多言，来早准行。”【赞评】丈夫行事，理当如此。当日传下号令，军士五更造饭，平明上马。黄忠，魏延领军先行。玄德再与庞统约定，忽坐下马眼生前失，把庞统掀将下来。【毛评】又是一个预兆。玄德跳下马，自来笼住那马。玄德曰：“军师何故乘此劣马？”庞统曰：“此马乘久，不曾如此。”玄德曰：“临阵眼生，误人性命。吾所骑白马，性极驯熟。军师可骑，万无一失。劣马吾自乘之。”遂与庞统更换所骑之马。庞统谢曰：“深感主公厚恩，虽万死亦不能报也。”【毛评】说出死字，又是一个预兆。遂各上马取路而进。玄德见庞统去了，心中甚觉不快，快快而行。【毛评】又是一个预兆。

却说雒城中吴懿、刘瑁听知折了冷苞，遂与众商议。张任曰：“城东南山僻有一条小路，最为要紧，某自引一军守之。诸公紧守雒城，勿得有失。”忽报汉兵分两路前来攻城，张任急引三千军，先来抄小路埋伏。见魏延兵过，张任教尽放过去，休得惊动。后见庞统军来，张任军士遥指军中大将、骑白马者必是刘备。【毛评】的卢救了玄德，白马送了士元，前后遥遥相对。张任大喜，传令教如此如此。

却说庞统迤迤前进，抬头见两山狭窄，树木丛杂；又值夏未秋初，枝叶茂盛。庞统心下甚疑，勒住马问：“此处是何地名？”内有新降军士，指道：“此处地名落凤坡。”庞统惊曰：“吾道号凤雏，此处名落凤坡，不利于吾！”令后军疾退。只听山坡前一声炮响，箭如飞蝗，只望骑白马者射来。可怜庞统，竟死于乱箭之下。【赞评】士元虽死，不失为大豪杰也。若真心畏死，托言逃避，禽兽矣。时年止三十六岁。后人诗叹曰：

古岷相连紫翠堆，士元有宅傍山隈。

甚矣，躁进之心不可不戒，而人已猜嫌之情不可不忘也！庞统未死之时，星为之告变矣，梦为之告变矣，马又为之告变矣；而统乃疑孔明之忌己，欲功名之速立，遂使“凤兮凤兮”，反不如“鸿飞冥冥”，足以避弋人之害。呜呼！虽曰天也，岂非人也！（毛宗岗：《〈三国演义〉回评》）